

事實，在正文中規定亞非諸提案國所認為合理及有效的步驟，以求實現和平解決。

一三五。在結束發言之前，我們要感謝安哥拉情勢小組委員會向我們提出的足資楷範的報告書[A/

4978]。沙烏地阿拉伯代表團認為應該繼續利用小組委員會從中斡旋，俾得勸請葡萄牙及其諸盟國在近期的將來宣告安哥拉為獨立及主權國家。

午後一時散會

A/PV 1099

第一〇九九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二十七

安哥拉之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一。Mr. PAVICEVIC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代表團首先要為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所完成的工作及其履行責任重大的任務的方法向它表示祝賀。聯合國竟在十二個月中第四次討論到安哥拉問題足見問題的重大，確有儘早予以解決的急迫需要。

二。南斯拉夫代表團不擬研討安哥拉問題的歷史，或敘述安哥拉境內的目前情勢。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4978]及各代表——特別是在我之前到過本講壇的非洲國家代表——的演說都已詳細說明問題的歷史及安哥拉的目前情勢。鑒於情勢一直在惡化之中，復鑒於安哥拉境內的殖民地戰爭所能產生的危險影響，南斯拉夫代表團僅在本聲明中扼要說幾句話。

三。第一，葡萄牙仍舊盲目保持中古世紀的理論或假想，以為安哥拉是整個葡萄牙的一部分。葡萄牙的領袖們迄未瞭解安哥拉征服者、殖民者與總督 Paulo Dias 的時代早已沒落。對於葡萄牙非洲屬地的具有殖民地性質一點聯合國內並沒有其他的人會加以否定，即使葡萄牙的最忠實朋友也無法否定。

四。其次，葡萄牙一味漠視本組織的一切決議案。它拒絕遵行將安哥拉列為非自治領土的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葡萄牙拒不承認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它繼續不顧直接處理安哥拉問題的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及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的決議案。¹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

五。第三，葡萄牙政府對於我們當前的問題的政策與意向已由葡萄牙總理的演說辭加以明確說明。下面便是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所轉載的一段文字：

“世世代代的同樣待遇已逐漸促進並鞏固了當初所預料到的團結。因此，它並不是政治上或法律上的虛構，而是憲法所表達出來的社會、歷史事實。這事實對現在有意要獻身於解放葡屬非洲的人發生極嚴重的困難。他們來得太遲，因為工作已經完成。此項團結既不容轉移、分裂更不容放棄。全民投票、複決投票及自決等法律性的方式也和這種體制格格不入。”[A/4978，第三八六段。]

六。第四，有人會指責我們引證一九六〇年所發表的或許已不再反映葡萄牙官方態度的演說。不幸，葡萄牙消極頑固政策的確切證據卻是永不缺乏的。葡萄牙本身、它的領袖們以及它的代表們每天都竭力在提醒我們說他們違反時代的政策不變，要等他們改變政策是白費心機。葡萄牙代表就曾照着此種論調在他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的聲明中說我們的討論是非法的，“無非是本組織若干會員國以造成葡萄牙的分裂為最後目的而作的各種陰險行動的又一次”[第一〇八八次會議，第十二段]。照葡萄牙代表的說法，聯合國的決議案是“公開背棄為各國自由結合之基石的最神聖原則”[同上]。有人竟將安哥拉人民的反抗葡萄牙殖民地壓迫看作無非是“聯合國若干會員國對葡萄牙的明顯侵略”。

七。有人已好幾次設法——不祇是葡萄牙的盟國——請葡萄牙確認它的態度是不可能的，以期它會放棄不合時代而充滿危機的中古時代政策。不幸，葡萄牙代表對所有這些善意的呼籲與意見的唯一答案竟是下面的這句話：“……任何要討論安哥拉情勢的企圖均屬違反憲章而是對本組織威信的又一打擊”[同上，

第十三段〕。顯然，在葡萄牙的這種夢想的世界之中所有的事情，一切的意見都變成是非不明。

八．第五——除了受葡萄牙殖民者暴力壓迫的安哥拉人民的悲慘命運及安哥拉人民自決與國家獨立之不可否認的權利之外——國際間對葡萄牙安哥拉政策的反響已對聯合國發生重大的意義。

九．這些反響已為大家所感覺到，而且愈來愈重要，已在嚴重威脅全非洲的和平與安全。無疑的，聯合國是一和平組織。我們一致贊成以和平轉變來達成最後取消久已不合時的殖民地制度的目的也是事實。此種制度是註定會全部消失的。但是應當記得的不合法而違反本組織原則的並不是民族自決權而是殖民國家否認此權。更應當記得的是嚴重威脅國際和平的並不是民族獨立的願望而是殖民國家反對此項願望。可惜因因果時常是分不清的，如果我們真正要防止安哥拉及其他各地的悲慘發展我們首須克服它們的原因並徹底消弭這些原因。

一〇．我更要特別強調，安哥拉人民的反抗及非洲國家的焦慮祇是一種結果，並且也祇是葡萄牙殖民者所持的壓迫政策的自然合理的後果。所有要求緩和及要求不用暴力政策的呼籲都應當向葡萄牙殖民者提出。如果我們希望結束安哥拉的悲局並防止非洲發生更嚴重的國際困難，我們便應對這些葡萄牙殖民者加施外交、政治及其他各種壓力。

一一．第六，照本代表團的意見，本組織的努力要使葡萄牙採納符合我們時代精神並迎合非洲人民正當願望的合理政策無非是忍耐與穩重的榜樣。但是，非洲獨立國家對於葡萄牙人在它們邊境附近所施的壓迫究能容忍多久，我們無法知道。葡萄牙代表也許會說這是呼籲使用暴力，事實則不然，這是一個合理的疑問。由於若干非洲國家代表在這次辯論中提出警告的結果我們方提出此問題。

一二．南斯拉夫政府對安哥拉問題所採的態度正和參加貝爾格來德會議²各國所採的態度一樣。我要引述那次會議最後宣言中一段論及安哥拉問題並為安哥拉問題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所載錄的文字：

“與會各國非常關切而要促請注意的是安哥拉境內的演變以及葡萄牙殖民地當局對安哥拉人民所採取的使人無法忍受的鎮壓措施，並要求立即終止安哥拉人民的繼續流血，所有愛好和平國

家——尤其是聯合國的會員國——都應當協助安哥拉人民立即建立他們的自由獨立國家。”

一三．南斯拉夫代表團對於這件由二十五不結盟國家簽署的宣言不能有所增益。

一四．Mr. BOURGUIBA (突尼西亞)：非洲大陸正以許多要加以討論的題目給予聯合國。不幸，這個大陸為洲內各國誕生所受的苦難遠甚於其他各洲。這是因為將非洲佔領作為殖民地的歐洲國家並未始終能及時瞭解它們真正利益所在。

一五．本組織需要討論為大家所熟知而不必在這裏加以列舉的案件。在這種案件之中我們必須要為反對如此不合理、不切實際的執拗態度而奮鬥，其唯一結果便是變亂（因為被壓迫得太久所以出諸暴力方式）並危害領導人物在解放殖民地過程中彼此合作的希望。我們必須承認本組織負有其一部分的責任。可惜的是事實上能使我們正式處理像目前那種情勢的僅有標準備受限制，極易招致動亂，而祇有了那個時候，事情方會因危及世界或區域的和平安全而為人所認識。

一六．我必須要承認這種由聯合國負擔的責任已因幾個殖民國家極短視的政策而大為減少。此等殖民國家不理睬和平解決——為每一地方的民族主義者所當然嚮往的——的嘗試，迫使這些民族解放運動人士因刺激或失望而記起聖經上的教訓說“拿刀的人將為刀所毀滅”。

一七．安哥拉的情勢極明顯地證明以古老觀念為根據的政策後果。這種如此陳舊的觀念，若非它們已導致流血甚至會在以後造成更多的悲劇，簡直是可笑的。

一八．雖然我本人並沒有理由會免除若干偏見，我卻要代表突尼西亞政府對問題作客觀的剖析並說明突尼西亞代表團的態度。

一九．那一些事實是我們應予考慮的？從十五世紀起——葡萄牙擴張的時期——稱為安哥拉的領土便受葡萄牙政府的控制。一部分非洲所受的這近五百年的歐洲人統治——不管是把它稱為“灌輸文明”或“殖民”——現在應當受到歷史的徹底批判。

二〇．在這五百年之中葡萄牙在安哥拉的統治究有何成就？除了葡萄牙本國的憲法與法律之外我不能找到這問題答案的更好的來源。奉派審議安哥拉情勢

² 不結盟國家元首或政府首長會議，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至六日，在貝爾格來德舉行。

的小組委員會便曾在其報告書的第三部分中引述葡萄牙本國的憲法與法律[A/4978]。

二一．這一部分的第二章充分敘述了一般性的政策與慣例——也就是從此項葡萄牙法律的解釋中所發現的實際情形。

二二．最使突尼西亞代表團驚奇的是安哥拉的社會界限。舉例來說，此項界限就幾乎完全使“同化的人”和“未同化的人”分開。我必須強調這些是新的名詞。它們證明葡萄牙政府已對現代的實際情形作了若干讓步。有人會說，它們祇是口頭上及形式上的讓步，但是它們仍舊還是讓步，如果是從葡萄牙領袖所懷幻想的極狹小的角度去察看的話。

二三．大家還可以看到，舉例來說，“土著居民”字樣的意義已爲了要適合特定目的而被更改。我用了過分具有法律性的術語，深表歉仄，不過我們是在討論一項法律性的虛構。在葡萄牙文中“indigenous”一字的意思就是“文明的”；安哥拉的土著仍然可以被稱爲是“non-indigenous”。這原是以以前“不文明的”一詞比較好聽的新說法。

二四．這項術語最具有啓示性。不管小組委員會報告書在後來的階段中所述的勞工情形如何，大家都從這術語得到結論。

二五．另一嚴重特徵便是安哥拉不同種類社會的結構。這更加强了我們的結論。事實上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安哥拉人民是歸屬社會階層的最低一層。

二六．這些便是一個國家統治安哥拉五百年的結果。依照葡萄牙憲法第一三三條的規定，這個國家的主要使命便是在“傳播其文明惠益”。

二七．凡此一切都有助於說明葡萄牙當局如何對待安哥拉人民以及從葡萄牙本國移民前往安哥拉的一般行爲。包括傳教士在內的目擊者對後者行爲所作的繪述——由於其客觀性與正確判斷，甚至可以說，由於他們評判寬大——似乎並無可加以評擊之處。

二八．不幸，我們所須擬具的是一項債務未清的訴狀，一份破產的資產負債表。

二九．葡萄牙當局所採取的一切措施與防範都未能消除安哥拉人民的特性。當局的慣例與政策的漫無節制祇成爲一條鞭子——實際上確係如此，我說了頗感遺憾——而民族主義運動已在興起之中，要使葡萄牙政府明白，在還未太遲的時候，有許多還是可以挽回的，全無殖民主義痕跡的眞誠合作當遠比以種族

主義、奴役、無限制剝削領土以及最壞的貶抑人格爲根據的統治能有收穫。

三〇．正和其他地方一樣，民族主義運動的這些初步表示所遭遇到的竟是聞所未聞的不予理會。反應是更野蠻的鎮壓，甚至連表示客觀而眞實意見的葡萄牙人也要受懲罰。情緒難免變成最惡劣的一種失望——這些已沒有甚麼可再損失的人們的失望。安哥拉人民覺得它們祇能得到一個結論：葡萄牙既不要學習又不肯忘舊。

三一．因此纔發生了所謂“紛亂”。他們決定將直接行動——走極端的解決辦法——作爲警告葡萄牙輿論並使它明瞭所採政策係屬失敗的唯一途徑，作爲喚醒世界注意安哥拉情勢嚴重的唯一途徑，也是留給安哥拉人民的保持自尊心的唯一辦法——由於他們所開始的奮鬥是在爭取他們的民族尊嚴，這便成爲增進解放後安哥拉每一公民的人格尊嚴的唯一方法。

三二．這種行動尚未在葡萄牙國內發生效果：里斯本政府所給予世界的唯一說明，也是它給本國的唯一說明——這是更爲嚴重而危險的——是說這些紛亂都是受到外界的控制的——對一條狗加以罪名而將處死——而且說共產黨徒在主持一切。

三三．有多少現在是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尤其是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領袖，不會在“納粹”成爲一種惡名以後被指控爲“納粹”，或不曾在國際關係上發生冷戰之後被指控爲“共產黨”？此種指控證明——如果需要證明——里斯本的人們還不能和現代世界相配合；更證明葡萄牙的政策，正如我們開始討論時的擾亂情形所顯示的，是以一連串的近乎病態的反應或信仰作爲根據的。

三四．第一，一旦有人指出了目前的現實情形，虐待狂的變態心理便隨之發生；其次是對一項使命發生了信仰——這是現在無人懂得的信仰，在十字軍的時代也許這種使命是一時事話題——一種對最近纔發明的葡萄牙海外行省的法律假想的可悲憫的自我陶醉。最後而並非最不重要的是無限制的種族主義，最使人吃驚的是一個自稱係屬篤信天主教的國家竟在稱頌並實施種族主義。

三五．聯合國自從成立以來，特別是自從葡萄牙變成會員國以來的經驗證明，葡萄牙政府簡直不能靠它自己去求進展。我們已經有多少次請葡萄牙照憲章的規定提供關於它所管領土的情報？即使表決予以申斥也是無濟於事，除了使葡萄牙政府責怪其友邦及盟

國誤會它及背棄友誼與聯盟之外，決不會改變這種否定的立場。如此，它使同盟及同謀混為一談，也許是對其盟國期望過大。其他國家業已犯過同樣的錯誤；但是葡萄牙的態度顯示它並未從它們的經驗上得到任何教訓。

三六．聯合國祇剩有一項解決辦法——由大會用決議案去採取行動。突尼西亞代表團分擔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所提草案的起草工作，又是該草案訂正案文[A/L.384/Rev.1]的四十四提案者之一，深以為榮。

三七．我們已在草案中竭力尊重議事規則，發揚公理、正義與約束我們行為的憲章基本原則，並為這一切保持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有活力而切合實際的看法。

三八．我們深信這件婉和而切實的草案如果通過了便會對一個悲慘情勢具有糾正作用。我們覺得這件草案一定不會在實體上或形式上引起反對，因此，我們深信它將得到全體一致的核准。不過，我們最熱烈希望的，是要葡萄牙政府給予草案它所應受到的注意，而不要以為其中有存心侮辱的惡意。唯有弱者纔會因真理的呼聲或實事求是的號召而感到自卑。

三九．我一開始便說到歷史的裁判。我們必須要確使我們的大會不致降到管卷或登記者的地位。這並不是它的職責。它的理想遠較此為崇高。我們的責任是作建設性的努力，而且我深信在這方面我們是不會不盡力以赴的。

四〇．Sir Patrick DEAN (聯合王國)：正如本大會的會員國所知道的，聯合王國代表團業已不止一次在本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會議中對聯合國在法律上是否有權干預目前所審議的那種問題表示懷疑。我們仍然相信我們對這一點所發表的理論仍然是成立的。不過，我並不要在今日的聲明之中對這些法律方面加以強調。這次所辯論的真正問題何在？從迄今為止所發表的絕大多數演說的語調之中這一點業已非常明顯。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所想要做到的——也許應該說是想設法去做到的——便是要使關於葡萄牙屬地之一的政策的世界輿論力量發生作用。從本大會所得情報之中，尤其是在安哥拉情勢小組委員會的審慎負責報告書中[A/4978]就可看到目前安哥拉境內的情況絕非良好。同樣可以看到的是葡萄牙政府所採取的政策必須為此種情況負一大部分責任。

四一．迄今為止在此次辯論中所表示見解的一般意向是說聯合國應當設法勸葡萄牙改變或修正這些政策，並使它明白這不但是為安哥拉人民的利益所需要，且也為葡萄牙本身所不可少的。我要在這裏向本大會推薦我們最近所聽到的澳大利亞代表的明智而有見地的聲明。照他的說法，大會的目的並不是要迫使葡萄牙走上孤立的地位而是要引導它朝着我們全體公認目前世界所循的方向前進[第一〇九一次會議，第九十四段及第九十五段]。對我國政府來說這似乎就是解決這問題的正確而具有建設性的途徑。譴責或企圖施加壓力祇會帶來使現有安哥拉政策發生全面硬化的危險。這當然不是對安哥拉的人民有利的。

四二．像這樣的勸導政策將責任放在我們所有人的身上——在若干方面這是比國際社會會員國所需負擔的許多其他責任更為艱難的責任。此種政策需要容忍與持重的思想，尤其需要堅定的實是求是觀念。聯合王國代表團也知道本大會所持的廣泛意見均認為那些和葡萄牙有密切關係的國家都有特別的任務與責任。鑒於聯合王國和葡萄牙具有許多年的密切關係，聯合王國政府看到葡萄牙因安哥拉事態與在該地所推行的政策而處於它目前所處的地位，深感憂慮。

四三．聯合王國會對非母國的領土政府負有——而且我們繼續負有——廣大責任。全世界都知道，本大會也很知道聯合王國的殖民地政策和葡萄牙在安哥拉所推行的政策頗不相同。不列顛政府的政策曾是而且將繼續是一項要使非洲及其他各地受我們照顧的人民成為自治，最後成為獨立。我們深信我們能對我們的成就感到光榮。也許我們的辦法並不是唯一的辦法。或許還有其他導向同一目標的途徑。但是為了純粹切合實際的理由，我們認為我們很可將我們所用過的及仍在使用的辦法的成功之處提請葡萄牙注意，希望葡萄牙參照此等辦法，重行考慮它所用的若干方法與政策。現在我還應當強調說，我們所主張的無非祇是我們本身已在我們自己的領土上所做過的事。我們聲明決定自決日期的事必須仍舊是葡萄牙的——也祇是葡萄牙的——責任。我們深信認識這一點方屬切合實際。

四四．就因為在心目中有這些目的與考慮我現在纔要對好多代表團所提出的決議草案[A/L.384/Rev.1]發表意見。我們所要問的第一個問題便是：這件決議草案究竟對於達成解決是否會有幫助？我們更要問它是否切合實際。在聯合王國代表團看來我們應

當避免作成或提出不但爲葡萄牙現在所不能接受而且也不能期望葡萄牙接受的結論或措施。

四五. 例如——我要在這裏提到這件決議草案的若干細節——我要請你們考慮它的第四段。這段的全文如下：

“籲請葡萄牙政府立即釋放所有在各地受拘禁之安哥拉政治犯。”

依一般觀點而言，我們都應當一致贊成釋放被任何國家及任何政權所拘禁的政治犯。不過，在這件決議草案內列入這一段似乎不但是越出了憲章爲我們規定的責任，且也多少是不切實際，因爲我們所得情報並不明確，何況此項呼籲又甚籠統。

四六. 聯合王國代表團也認爲第三段的措辭過激，殊可遺憾。這裏我是在指“壓制措施”一詞而言。我曾於一九六一年六月間的安全理事會會議時〔第九五五次会议〕說過，我們所得情報顯示使用暴力的並非祇是一方面而已。

四七. 當時我們便認爲使用“壓制措施”一詞所隱示的偏袒一方的譴責性判斷究竟是沒有理由的，而且我們深信這項見解到今天還是對的。我們認爲這一段似乎並未確認必須要聽由葡萄牙人在他們海外領土上履行行政責任的事實。舉例來說，大家必須要讓葡萄牙人去履行維持法律與治安的責任。其次我還要請大會注意決議草案的第七段。在這裏我們有一項請求，即聯合國的委員會之一應當即速考慮安哥拉問題，並且這是應當以“安哥拉人民迅速臻達獨立”作爲根據的。現在當然會有人主張說，依照我所主張的同一標準——也就是切合實際的辦法——本大會提到安哥拉的立即獨立是完全適當的。但是聯合王國代表團似乎認爲這是一武斷的辦法。我國代表團寧願看到以自決作爲本委員會研究安哥拉問題的基礎，因爲比較適切反映憲章概念的就是自決。而且這樣也和決議草案第二段的措辭較爲符合。

四八. 其次，目前的決議草案第六段與第七段已規定本大會繼續應付安哥拉情勢的程序。聯合王國代表團似乎認爲這兩段的繁複殊不必要。我們不瞭解何以有人認爲此項工作須由大會的兩個委員會去進行。這裏當然有發生混亂的危險。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業已存在，它已在其所提出供目前辯論用的報告書中證實其價值。我要在這裏爲該委員會完成此項大體上頗爲有用的文件而向它祝賀。大家都知道聯合王國代表團當時曾對這特別小組委員會的是否宜於設立

表示保留。但是現在它既已存在，顯然以繼續工作爲得計。不過，如果要牽涉到十七國特別委員會——我要提醒本大會的會員國，聯合王國是該委員會的一個會員國——我就必須重申大家所知道的我們對該特別委員會所持的態度，並要請本大會會員國再度注意聯合王國國務大臣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所發表的聲明以及我於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三日送呈主席並經轉載文件 A/5084 的函件。

四九. 照聯合王國代表團的意見，決議草案含有令人不滿的若干其他特徵。我們對前文最後三段的用語尤其要有所保留。除了我們對其中所引述的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的堅決保留——這些保留是爲本大會所熟悉的——之外我要提到前文所載的葡萄牙拒不承認安哥拉人民的正當願望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的話。聯合王國代表團對於這句話是否屬實頗有懷疑。顯然安哥拉的情勢是有非常使人不安的地方；但是聯合王國代表團認爲我們似乎在決議草案的這一部分內將憲章所載“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字樣的原意作無理的擴張。

五〇. 對於決議草案我還要發表另一項意見。第九段請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不以葡萄牙可用來壓制安哥拉人民的支持或協助給予葡萄牙。本大會的會員國當都知道聯合王國代表團曾投票贊成載有措辭幾乎相同的規定的大會決議案一六九九(十六)。我們曾在第四委員會最後使該決議案通過的討論之中說明，照我們的意見，聯合王國政府對葡萄牙的政策完全是和此種規定的要求相符的。我再在這裏提到這問題無非是因爲有幾位代表曾在已舉行的辯論中認爲宜對和葡萄牙結盟的聯合王國及其他國家將軍火輸往葡萄牙的問題發表意見。我必須徹底否認這些代表團所作的暗示。聯合王國誠然必須考慮到葡萄牙在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範圍內的合理軍事需要。但是，聯合王國首相麥米倫先生早已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倫敦衆議院中聲明，供給葡萄牙海外領土的配備係屬不同的種類，而且出口的申請已在此種情形之下暫予停止。

五一. 從我所說的話中便可明瞭聯合王國代表團認爲這件決議草案的某些部分不是過分干預聯合國會員國的正當內政，便是過分近乎採取一項並無助益的譴責態度；最後還對安哥拉獨立的過早的期望作不切實的看法。聯合王國代表團更願看到從我們這裏的辯論中出現一件既可靠它的婉和規定而成爲一項使葡萄牙在道義上不得不聽從的呼籲又不會不使人生氣或憤

恨的決議案。我們務必要確認最能履行對安哥拉的責任的是葡萄牙——也祇有葡萄牙。因此，讓我說明，情形並非像人們所不時認定的那樣幾乎是單方面的。

五二．西班牙代表曾在其聲明〔第一〇九四次會議〕中正確指出，葡萄牙的所作所為有其積極的一方面，尤其是葡萄牙已在近幾月中採行可能證明係屬影響遠大的改革辦法。顯然路途還很遙遠，但是葡萄牙與安哥拉必須要在路上同行前進，卻也是同樣的明顯。聯合王國代表團看到好幾位代表——包括許多來自非洲本身而確實是最能有認識的代表在內——都在此次辯論之中承認安哥拉的最近前途必須要在葡萄牙人的掌握之中，更感安心。

五三．本大會各會員國或許認為——我尤其是想到本決議草案的提案國——聯合王國代表團在對草案

作不正當而或許是苛刻的批評。我不希望我所說的話被人誤解。聯合王國代表團非常誠懇地認為就大體而言這件決議草案的婉和便是以負責任、具有君子風度的方法去應付這非常困難的決心的明證。從我所說的話中就顯然可見這件決議草案的一般內容的確已在若干具體規定中反映了聯合王國政府對此問題所持的及已由我設法加以說明的意見。因此，我們固然對於其中若干段的是否明智殊有疑問，我們卻認為，就一般而言，決議草案的意向是具有建設性的，而其對問題的看法也甚得當。

五四．大會各會員國顯然會知道，在我們看來，對於波蘭與保加利亞代表團提出的決議草案〔A/L.383〕不能作同樣的評語。

午後四時三十五分散會

第一一〇〇次會議

A/PV 1100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午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二十七

安哥拉之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一．Mr. GALLEGOS(厄瓜多)：厄瓜多對於安哥拉情勢的立場，已在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中說得很明白，因此我此次將極為簡略。

二．我代表團以極大的興趣，妥為徹底地研究了依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安哥拉情勢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4978〕。有了由玻利維亞代表Mr. Carlos Salamanca任主席，與達荷美、馬來亞聯邦、芬蘭和蘇丹諸代表編製的這個報告書，作成了極有用的工作。雖有所遇到的困難，報告書向世界輿論提出了安哥拉的真情勢，其一切慘狀。這是必然的，因為有流血就有悲痛；有壓迫就有怨恨；有窒息人民自決願望企圖，就有無可撲滅的自由火焰，愈圖撲滅這個火焰，它就愈見旺熾，直到殖民主義的最後痕跡自世上消滅為止。

三．我們認為小組委員會各委員厥功甚偉，他們所作者符合大會與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所反映的憲章條款與原則，這些決議為信守其人道、基督教及愛好自由傳統的我代表團所支持。

四．我承認葡萄牙代表的發言〔第一〇八八次會議〕頗佳，但在法律上沒有理由，因為他援引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稱安哥拉情勢是他的國家的國內管轄事項，因之堅持聯合國無權處理的論據是不能成立的。我原想徹底分析那個論據，但是這就要我作很長的發言，而我在發言之初就說過要求極其簡短。其實我實無提出此種分析的必要，因為我們的立場已在我們於安全理事會及大會中的投票，在我們支持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一五四二(十五)及一六〇三(十五)，以及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決議案¹時已有極及安全理事會。該項立場包括在作慎重法律分析後，承明白的表示。一個非自治領土，而非所謂的葡萄牙的一省。因此我們不能認根據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稱聯合國無權處理此事的異議為合理。

五．我在結論中首先要指出我們與葡萄牙間的良好關係，向它表示我們希望它能依照現代世界的精神，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